

宋史

---

宋史

●卷三百八十六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

○刘珙 王兰 黄祖舜 王大宝 金安节 王刚中  
李彦颖 范成大

刘珙，字共父，子羽长子也。生有奇质，从季父子翬学。以荫补承务郎，登进士乙科，监绍兴府都税务。请祠归，杜门力学，不急仕进。主管西外敦宗院，召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，迁礼部郎官。

秦桧欲追谥其父，召礼官会问，珙不至，桧怒，风言者逐之。桧死，召为大宗正丞，迁吏部员外郎。置令式庭中，使选集者得自翻阅，与吏辨，吏无得藏其巧。兼权秘书少监，兼权中书舍人。金犯边，王师北向，诏檄多出其手，词气激烈，闻者泣下。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张去为，忤旨左迁，珙不草制，莘老得不去。从幸建康，兼直学士院。车驾将还，军务未有所付，时张浚留守建康，众望属之。及诏出，以杨存中为江淮宣抚使，珙不书录黄，仍论其不可。上怒，谓宰相曰：“刘珙父为浚所知，此特为浚地耳！”命再下，宰相召珙谕旨，且曰：“再缴则累张公。”珙曰：“某为国家

计，岂暇为张公谋。”执奏如初，存中命乃寝。真除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田师中死，其家请以没入王继先第为赐，李珂关通近习，求为督府掾，诏从中下，珙皆论罢之。出知泉州，改衢州。

湖南旱，郴州宜章县李金为乱，朝廷忧之，以珙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入境，声言发郡县兵讨击，而移书制使沈介，请以便宜出师，曰：“擅兴之罪，吾自当之。”介即遣田宝、杨钦以兵至，珙知其暑行疲惫，发夫数程外迎之，代其负任，至则犒赐过望，军士感奋。珙知钦可用，檄诸军皆受节制，下令募贼徒相捕斩诣吏者，除罪受赏。钦与宝连战破贼，追至莽山，贼党曹彦，黄拱执李金以降。支党窜匿者尚众，珙谕钦等却兵，听其自降，贼相率纳兵，给据归田里。第上诸将功状有差，上赐玺书曰：“近世书生但务清谈，经纶实才盖未之见，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。今卿既诛群盗，而功状详实，诸将优劣，破贼先后，历历可观，宜益勉副朕意。”

除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，言于上曰：“世儒多病

---

汉高帝不悦学，轻儒生，臣以为高帝所不悦，特腐儒俗学耳。使当时有以二帝三王之学告之，知其必敬信，功烈不止此。”因陈“圣王之学所以明理正心，为万事之纲。”上亟称善。

拜中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辞不获，因进言曰：“汪应辰、陈良翰、张栻学行才能，皆臣所不逮，而栻穷探圣微，晓畅军务，曩幸破贼，栻谋为多，愿亟召用。”上可其奏。兼参知政事。奏除福建钞盐岁额二万万，罢江西和籴及广西折米盐钱，及蠲诸路累年逋负金钱谷帛巨亿计。上尝以久旱齐居祷雨，一夕而应，珙进言曰：“陛下诚心感格，其应如响，天人相与之际，真不容发，隐微纤芥之失，其应岂不亦犹是乎？臣愿益谨其独。”上竦然称善。

龙大渊、曾覿既被逐，未几，大渊死，上怜覿欲还之。珙言：“二人之去，天下方仰威断。此曹奴隶耳，厚赐之可也，若引以自近，使与闻机事，进退人才，非所以光德业、振纪纲。”命遂止。

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，按视两淮城壁，还，密荐和

---

州教授刘甄夫。上谕执政召之，珙请曰：“此人名位微，何自知之？”上以珙告。珙退坐堂上，追珙至，诘其故，授牒使对。珙恐，请后不敢，乃叱使责戒励状而去。会扬州奏珙檄郡增筑新城，珙遂奏罢珙，语在《陈俊卿传》。珙时争之尤力，殿中皆惊，以故独罢为端明殿学士，奉外祠。陈俊卿言：“珙正直有才，肯任怨，臣所不及，愿留之。”诏改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。入辞，犹以六事为献，上曰：“卿虽去国，不忘忠言，材美非他人所及，行召卿矣。”至镇，首蠲税务新额，及罢苗仓大斛。属邑奉新有复出租税，穷民不能输，相率逃去，反失正税，并奏除之。

除资政殿学士、知荆南府、湖北安抚使，以继母忧去。起复同知枢密院事、荆襄安抚使。珙六上奏恳辞，引经据礼，词甚切，最后言曰：“三年通丧，三代未之有改，汉儒乃有‘金革无避’之说，已为先王罪人。今边陲幸无犬吠之惊，臣乃欲冒金革之名，以私利禄之实，不亦又为汉儒之罪人乎？”

服阕，再除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过阙入见，极

---

论时事，言甚切至，上再三加劳，进资政殿大学士以行。安南贡象，所过发夫除道，毁屋庐，数十州骚然。珙奏曰：“象之用于郊祀，不见于经，驱而远之，则有若周公之典。且使吾中国之疲民，困于远夷之野兽，岂仁圣之所为哉！”湖北茶盗数千人入境，疆吏以告，珙曰：“此非必死之寇，缓之则散而求生，急之则聚而致死。”揭榜谕以自新，声言兵且至，令属州县具数千人食，盗果散去，其存者无几。珙乃遣兵，戒曰：“来毋亟战，去毋穷追，不去者击之耳。”盗意益缓，于是一战败之，尽擒以归，诛首恶数十，余隶军籍。

淳熙二年，移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、行宫留守。会水且旱，首奏蠲夏税钱六十万缗、秋苗米十六万六千斛。禁止上流税米遏籴，得商人米三百万斛。贷诸司钱合三万，遣官籴米上江，得十四万九千斛。籍主客户高下，给米有差。又运米村落，置场平价振粜，贷者不取偿。起是年九月，尽明年四月，阖境数十万人，无一人捐瘠流徙者。

进观文殿学士，属疾，请致仕。孝宗遣中使以医来

---

，疾革，草遣奏言：“恭、显、伾、文，近习用事之戒，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，朝纲以紊，士气以索，民心以离，咎皆在此。陈俊卿忠良确实，可以任重致远，张栻学问醇正，可以拾遗补阙，愿亟召用之。”既又手书诀栻与朱熹，其言皆以未能为国报雪仇耻为恨。薨，年五十七。赠光禄大夫，谥忠肃。

珙精明果断，居家孝，丧继母卓氏，年已逾五十，尽哀致毁，内外功總之戚，必素服以终月数。喜受尽言，事有小失，下吏言之立改。临数镇，民爱之若父母，闻讣，有罢市巷哭相与祠之者。

王兰，字谦仲、庐江人。乾道五年，擢进士第。为信州上饶簿、鄂州教授、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，除武学谕。孝宗幸学，兰迎法驾，立道周，上目而异之，命小黄门问知姓名，由是简记。

迁枢密院编修官，轮对，奏五事，读未竟，上喜见颜色。明日，谕辅臣曰：“王兰敢言，宜加奖擢。”除宗正丞，寻出守舒州。陛辞，奏疏数条，皆极言时事之未得其正者，上曰：“卿议论峭直。”寻出手诏：“王

---

---

兰夔直敢言，除监察御史。”一日，上袖出幅纸赐之，曰：“比览陆贽《奏议》，所陈深切，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，可思朕之阙失，条陈来上。”兰即对曰：“德宗之失，在于自用遂非，疑天下士。”退即上疏，陈德宗之弊，并及时政阙失，上嘉纳之。

迁起居舍人，言：“朝廷除授失当，台谏不悉举职，给、舍始废缴驳，内官、医官、药官赐予之多，迁转之易，可不思警惧而正之乎？”上竦然曰：“非卿言，朕皆不闻。磊磊落落，惟卿一人。”除礼部侍郎兼吏部。尝因手诏“谋选监司，欲得刚正如卿者，可举数人。”即奏举潘时、郑矫、林大中等八人，乞擢用。会以母忧去。服除，召还为礼部尚书，进参知政事。

光宗即位，迁知枢密院事兼参政，拜枢密使。光宗精厉初政，兰亦不存形迹，除目或自中出，未愜人心者，辄留之，纳诸御坐。或议建皇后家庙，力争以为不可，因应诏上疏“愿陛下先定圣志”，条列八事，疏入，不报。中丞何澹论之，以罢去。起帅阆，易镇蜀，皆不就。后领祠，帅江陵。宁宗即位，改帅湖南。台

---

臣论罢，归里奉祠。七年薨。

兰尽言无隐，然嫉恶太甚，同列多忌之，竟以不合去。有《奏议》传于世。

黄祖舜，福州福清人。登进士第，累任至军器监丞。入对，言：“县令付铨曹，专用资格，曷若委郡守，汰其尤无良者。”上然之。

权守尚书屯田员外郎，徙吏部员外郎，出通判泉州。将行，言：“抱道怀德之士，不应书干禄，老于韦布。乞自科举外，有学行修明、孝友纯笃者，县荐之州，州延之庠序，以表率多士；其卓行尤异者，州以名闻，是亦乡举里选之意。”下其奏礼部，遂留为仓部郎中，迁右司郎中、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司兼侍讲。进《论语讲义》，上命金安节校勘，安节言其书词义明粹，乃令国子监板行。荐李宝勇足以冠军，智足以料敌，诏以宝为带御器械。

兼权给事中。张浚薨，其家奏留使臣五十余人理资任，祖舜言：“武臣守阙者数年，今素食无代，坐进崇秩，曷以劝功？乞为之限制。”遂诏勋臣家兵校留五之

---

一。户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臣，祖舜言：“使臣汰者一千六百余人，临安官田仅为亩一千一百，计其请而给田，则不过数十人。”事不行。保义郎梁舜弼、汉弼，邦彦养孙也，并阁门祇候，祖舜言：“阁门不可以恩泽补迁。”知池州刘尧仁升右文殿修撰，知新州韩彦直升秘阁修撰，祖舜言：“修撰本以待文学，不可幸得。”故资政殿学士杨愿家乞遗表恩，祖舜言：“愿阴济秦桧，中伤善类。”皆寝其命。秦熺卒，赠太傅，祖舜言：“熺预其父桧谋议，今不宜赠帝傅之秩。”追夺之。

迁同知枢密院事。金主亮犯淮，刘汜败，王权走，上将诛权以厉其余，祖舜言：“权罪当诛，汜不容贷。刘锜有大功，闻其病已殆，权、汜诛，锜必愧忿以死，是国家一败兵而杀三将，得无快于敌乎？”上嘉纳。薨于官，谥庄定。

王大宝，字元龟，其先繇温陵徙潮州。政和间，贡辟雍。建炎初，廷试第二，授南雄州教授。以禄不逮养，移病而归。阅数年，差监登闻鼓院、主管台州崇道观，复累年。

---

赵鼎谪潮，大宝日从讲《论语》，鼎叹曰：“吾居此，平时所荐无一至者，君独肯从吾游，过人远矣。”知连州。张浚亦谪居，命其子栻与讲学。时赵、张客贬斥无虚日，人为累息，大宝独泰然。浚奉不时得，大宝以经制钱给之，浚曰：“如累君何？”大宝不为变。

代还，言连、英、循、惠、新、恩六州，居民才数百，非懋迁之地，月输免行钱宜蠲减。高宗谓大臣曰：“守臣上殿，令陈民事，遂得知田里疾苦，所陈五六，得一可行，其利亦不细矣。”乃命广西诸司具减数闻。

知袁州，进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解》，上谓执政曰：“大宝留意经术，其书甚可采，可与内除。”执政拟国子司业，上喜曰：“适合朕意。”时经筵阙官，遂除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。奏：“江南诸州有月桩钱，无定名数，吏缘为奸，刻剥民。又有折帛钱，方南渡兵兴，物价翔贵，令下户折纳，务以优之，今市帛匹四千，而令输六千。盍委监司核月桩为定制，桩减折帛惠小民。”诏户部详其奏。

---

直敷文阁、知温州、提点福建刑狱。道临漳，有峻岭曰蔡冈，藂薄蔽医，山石萃确，盗乘间剽劫。大宝以囊金三十万，募民抉藪磬道十余里，行者便之。提点广东刑狱。

孝宗即位，除礼部侍郎。大宝言：“古致治之君，先明国是，而行之以果断。自军兴以来，曰征曰和，浮议靡定。太上传丕基于陛下，四方日徯恢复，国论未定，众志未孚。愿陛下果断，则无不济。”擢右谏议大夫，首论朱倬、沈该之罪，皆行其言。汪澈督师荆、襄，大宝劾其不能节制，坐视方城之败，疏再上，澈落职谪台州。大宝尝论及移蹕，上曰：“吾欲亟行。”大宝奏：“今日之势殆未可，愿少宽岁月。”

张浚复起为都督，大宝力赞其议，符离失律，群言汹汹。大宝言：“危疑之际，非果断持重，何以息横议。”未几，汤思退议罢督府，力请讲和，大宝奏谓：“今国事莫大于恢复，莫仇于金敌，莫难于攻守，莫审于用人。宰相以财计乏，军储虚，符离师溃，名额不除，意在核军籍，减月给。臣恐不惟边鄙之忧，而患起

---

萧墙矣。”章三上，除兵部侍郎。

胡铨为起居郎，奏曰：“近日王十朋、王大宝相继引去，非国之福。”上曰：“十朋力自引去，朕留之不能得。大宝论汤思退太早，令为兵部侍郎，岂容复听其去。”未几，以敷文阁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他日，铨奏事，上复谕之曰：“大宝留之经筵，亦固求去，势不两立。”铨奏：“自古台谏论宰相多矣，若谓势不两立，则论宰相者皆当去。”大宝寻请致仕。督府既罢，撤边防，弃四州，金复犯边，诏思退都督军马，辞不行。上震怒，窜思退，中外以大宝前言不用为恨。

乾道元年，落致仕，召为礼部尚书。入对，言理财之道，当务本抑末。右正言程叔达奏大宝乞复免行钱非是，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中书舍人阎安中欲留其行，叔达并劾之。诏大宝致仕。寻卒，年七十七。

金安节，字彦亨，歙州休宁人。资颖悟，日记千言，博洽经史，尤精于《易》。宣和六年，由太学擢进士第，调洪州新建县主簿。绍兴初，范宗尹引为删定官。入对，言：“司马光以财用乏，请用宰相领总计使，宜

---

以为法。”

除司农丞，又迁殿中侍御史。韩世忠子彦直直秘阁，安节言：“崇、观以来，因父兄秉政而得贴职近制，皆在讨论。今彦直复因父任而授，是自废法也。”不报。任申先除待制致仕，安节劾其忿戾，乞追夺。秦桧兄梓知台州，安节劾其附丽梁师成，梓遂罢，桧衔之。未几，丁母忧去，遂不出。

桧死，起知严州，除浙西提刑。入为大理卿，首言：“治民之道，先德后刑，今守令虑不及远，簿书期会，赋税输纳，穷日力办之，而无卓然以教化为务者。愿申饬守令，俾无专事法律，苟可以赞教化，必力行之。”时获伪造盐引者，大臣欲置之死，安节力争，以为事已十余年，且自首无死法，因得减等。两浙漕属王悦道鞫仁和令杨绩狱不实，事下大理，安节并逮悦道。悦道，幸医王继先子也，屡因人求免，安节不从。

迁宗正少卿。为金使施宜生贺正，安节馆伴。属显仁皇后丧，服黑带，宜生曰：“使人以贺礼来，迺使安

---

得服黑带？”安节辞难再四，宜生屈服。迁礼部侍郎。明年，再充送伴使。至楚州，副使耶律翼夺巡检王松马不得，鞭笞之。安节遣人责翼，词色俱厉，朝廷恐生事，坐削两秩。叶义问使金，金主因言：“前日夺马事，曲在翼，已笞二百，回日可详奏。”乃复元官。

迁礼部侍郎。将祠明堂，时已闻钦宗升遐，安节言：“宫庙行礼，皆当以大臣摄事。”从之。迁侍讲、给事中。殿院杜莘老论张去为补外，安节言：“不可因内侍而去言官。”上遂留莘老。

金主亮犯淮，从幸建康。亮死，安节陈进取、招纳、备守三策，而以备守为进取、招纳之本。上将还临安，命杨存中宣抚江、淮、荆、襄，安节言：“存中顷以权太盛，人言籍籍，方解军政，复授兹职，非所以全之。”又言：“方今正当大明赏罚，乃首用刘宝、王权刻剥庸懦之人，何以激劝将士。”上皆纳之。

杨存中议省江、淮州县，安节言：“庐之合肥，和之濡须，皆昔人控扼孔道。魏明帝云：‘先帝东置合肥，南守襄阳，西固祁山，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’。孙权筑

---

---

濡须坞，魏军累攻不克，守将如甘宁等，常以寡制众。盖形势之地，攻守百倍，岂有昔人得之成功，今日有之而反弃之耶？且濡须、巢湖之水，上接店步，下接江口，可通漕舟，乞择将经理。”存中议遂格。

孝宗嗣位，给廷臣笔札陈当世事，安节请：“严内降之科，凡内侍省、御药院、内东门司冗费，一切罢去。堂除省归吏部，长官听辟僚属，以清中书之务。文武荫补，各有定制，毋令易文资。臣僚致仕遗表恩泽，不宜奏异姓，使得高贖为市。”上尝对大臣称其诚实。一日，因奏事面劳之曰：“近不见缴驳，有所见，但缴驳，朕无不听。”

龙大渊、曾觐以潜邸旧恩，大渊除枢密都承旨，觐带御器械，谏议大夫刘度仍累疏论之。隆兴改元，大渊、觐并除知阁门事，宰相知安节必以为言，使人讽之曰：“若书行，即坐政府矣。”安节拒不纳，封还录黄。时台谏相继论列，奏入不出，上意未回，安节与给事中周必大奏：“陛下即位，台谏有所弹劾，虽两府大将，欲罢则罢，欲贬则贬，独于二臣乃为迁就讳避。臣

---

---

等若奉明诏，则臣等负中外之谤；大臣若不开陈，则大臣负中外之责；陛下若不俯从，则中外纷纷未止也。”上怒，安节即自劾乞窜，上意解，命遂寝。潜邸旧人李珂擢编修官，安节又奏罢之，上谕之曰“朕知卿孤立无党。”张浚闻之，语人曰：“金给事真金石人也。”

拜兵部侍郎。金将仆散忠义遗三省、枢密院书，论和议，乃画定四事，诏群臣议。安节谓：“世称侄国，国号不加‘大’字及用‘再拜’二字，皆不可从。海、泗、唐、邓为淮、襄屏蔽，不可与。必不得已，宁少增岁币。钦宗梓宫当迎奉。陵寝地必不肯归我，宜每因遣使恭谒。但讲好之后，当益选将厉兵，以为后图。”已而请祠，得请。中书舍人胡铨缴奏，谓：“安节太上之旧人，而陛下之老成也。汉张苍、唐张柬之、国朝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听其去，安节膂力未愆，有忧国心，岂宜从其引去。”上遂留之。

逾年，权吏部尚书兼侍读。自是力请谢事，诏以敷文阁学士致仕。陛辞，上曰：“卿且暂归，旦夕召卿矣。”去之日，缙绅相与叹羨，以为中兴以来全名高节

---